

# 将错就错

□朱红娜

大年三十，老街上空挂满红红的灯笼，一眼望去，老街就像条灯笼巷子，人们大包小包，提着年货，我挽着奶奶的手，像小时候奶奶牵着我一样。

奶奶穿着我买的大红衣服，雍容富贵，一路笑脸盈盈，步履轻快。好久没逛老街了，大变样啊，变得越来越靓了！奶奶兴奋地东张西望，指着街边的各种商铺、摊档，和我说着它们旧时的模样。我们从东到西，再从西到南，穿过老街，往家里走去。那里就是我的家，一套其实很小很旧的房。

爸爸妈妈见到奶奶，开心极了，先拜年，又说家里小了，委屈您了……奶奶却笑着说，很好很好，小了暖和。家里备好了丰盛的年夜饭，奶奶自然是座上首席，可是忽然，那张笑着的脸，有泪吧嗒吧嗒往下掉。

奶奶不是我的奶奶，奶奶是天上下来的“张婆”……

那天，天空飘起微微的毛毛雨，若有若无，江边一片迷蒙，三三两两的行人，打着雨伞。

我沿着江边徒步去上班，见远远地来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“张婆！”我兴奋地招呼她，她微笑着“喂”了一句，说，小陈，好久不见你了。小陈？我愣了一下。

走近几步，发现认错人了，她不是张婆，但我依然微笑着跟她说，好久不见，您身体还很硬朗啊。是啊，张婆啊！她笑着，问我在哪里上班，我告诉她，我职高刚毕业，在河堤边上的水利局做事，因为离家不远，每天步行来回。简单聊了几句，我就急着走了。

张婆是我奶奶的邻居，以前经常上我家来，跟奶奶一起聊天一起玩，关系很好，后来奶奶走了，张婆也搬走了，就没再见过。刚才我错了，这位老人家比我认识的张婆要胖一点，不过她怎么也就认了呢？一路上我都在想，她可能正好也姓张呢，或者以为我真认识她呢。

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以后每天上班的路上我都能遇见她，每次我也就将错就错叫她“张婆”，我也将错就错被改成了“小陈”。

慢慢地，我们熟悉起来，有一天我问她，以前怎么没见过您在这里晨运？张婆告诉我，她在江北，遇见我的时候是第一次来这边河堤锻炼的。江北过来，那不是很远吗？我惊讶。喜欢就不远了。张婆像个小姑娘一样天真起来，做了个小鬼脸。我开始喜欢上“张婆”了，就像喜欢我奶奶。

快过年了，张婆邀我去她家串串门，本来我觉得有点唐突，但看到她期待的眼神，也就把托辞咽了回去。周末，照着张婆给的地址，我找到了她家。这是个高档小区，坐电梯上13楼，张婆早已在门口等我，宽敞整洁的三居室，客厅正对着梅江，蜿蜒的江水在向东流去，对面高耸林立的楼盘尽收眼底。

阳台上放着一张老旧的藤椅，显得与房子有点格格不入。我转向客厅，却发现没有一点过年的气息，冷冷清清。张婆告诉我，她儿子出国了，在那边娶了老婆，生了女儿，让张婆跟着去，她不愿意，儿子就在这小区买了最好的房子让她住。每天，她最常做的事就是坐在旧日的藤椅上看着路上的汽车奔驰。

张婆又说，我一老太婆，出去一句话都听不懂，儿子媳妇要工作，媳妇还是洋人，孙女儿要读书，我不成聋子哑巴了？也是，不但没人说话，连电视都看不懂，去那会憋坏的。我附和道。

在客厅的小桌上，我看到一份门诊病历，上面姓名写着“刘兰英”。我想这应该就是“张婆”的姓名。

张婆看出我的狐疑，神情黯淡了，说，其实我骗了你，我不是张婆。我知道，一开始就知道。我说，那你还一直这样叫我？没关系啊！姓名只是一个符号，您愿意叫“张婆”，我就叫啦。其实，我也骗了您，我也不姓陈。

我知道你不姓陈。“张婆”淡淡地说。这回到我惊讶了，我一直以为我像她认识的某个小陈呢。

你是在河边第一个主动跟我打招呼的女孩。我叫你小陈是因为我儿子姓陈，你比我孙女大不了几岁，可孙女在国外出生，不会说中文，除了照片我还没见过她，要是她也像你跟我这么亲，多好啊……说着说着，“张婆”的眼睛就湿润了。

奶奶，以后我就是你孙女。我抱住她，以后我就叫你奶奶，您还叫我小陈。奶奶此时像个任性的孩子，一个劲点头，泪水却哗哗流了满面。

于是到除夕的时候，就有了开头的一幕。

# 开春就好

□申宝珠

腊月一到，北风越来越乖张。老樊犹如一桩老树桩，一天比一天沧桑。老樊偏瘦，微弓，眼深陷，车厢，阳光在脸上沉淀成一缕缕的斑斑，一道道皱纹沟壑纵横。他平时不多和村人来往，老伴走后，他就更加寂寞了，也更害怕过年。

老伴在世，儿子和女儿还回家过年，热热闹闹一大家子人，多舒坦。两个孩子从小就怕他，开心或不开心，正给老伴讲着啥，看见他就不吱声。他重男轻女，老觉得女儿是赔钱货，怎么算都不舒服；他心疼儿子，一见面就“掐”，横竖爱吵架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他还是稀罕儿子，一门心思供养儿子读大学、娶媳妇、在城里买了单元房。

儿子结婚没多久，就当了什么驻村第一书记，经常寄回一些土特产，可就是没有时间来看他。他则见人就嘤瑟，瞧瞧，看这东西多新鲜，都是我那“当官的儿子”孝顺的。

去年，他很早就给孩子们打电话，让他们早回家过年，年货都准备好了。可年三十那天，两个孩子都没见。儿子帮扶的贫困户摘了帽，被其他乡追着宣传经验，还要做直播给

乡亲们销售蔬菜。女儿说，过年店里忙着做馒头呢，等忙完，十五再回家。

他害怕村里人怜悯的眼光，就一个人坐了汽车，晃悠悠去省城。可他走在熙来攘往的人潮中，却想到了野地里踽踽的候鸟，身体里充满朔风。临走，他买了满满一袋子糖果，街道上到处都是吉祥的中国红和人们的笑脸，他吞嚼着唾沫，将孤独悄悄掩藏。

回到村里，老樊却眉飞色舞，见人就敬烟、发糖，兴高采烈地说，在儿子家待烦了，天天大鱼大肉没胃口，城里的音乐喷泉可好看，礼炮欢天喜地闹腾。乡亲们羡慕他有这么好的儿子，让他心里豁亮好多。

今年，老樊提前一月给一双儿女打电话，一定要回家过年。儿子声音嘶哑，说了句“爸，我正忙着呢，尽量啊”，电话就挂了，把他气得直跺脚。

女儿也为难地说：“爸，年关忙啊，等初十过了吧，我多给您钱。”他气得直哆嗦：“我没钱吗？都给我回来！”院墙外那几棵高大的苦楝树，挺立在阳光里，似乎和他一样枝柯劲道

紧张。十天之前，他又下达命令，儿子今年必须回家。再告诉女儿，小店的钱不挣了，送给你补。除夕这天，他把屋子烧得暖烘烘的，把老伴的照片擦得干干净净，盼着两个孩子回家。可是都快晌午了，一越越朝门外张望的老樊，连孩子们的影子都没见。他压着怒火，给儿子打电话没接通，就给儿媳打过去，压低嗓门：你们动身了没有？再忙，回家也吃顿团圆饭吧。

儿媳在那头说，回家？团圆？您儿子是贫困户的儿子，天天忙月忙月，我们都快顾不上他了，这不，现在正打算要往他那儿赶呢……

老樊望着那一屋子的年货，莫衷一是，只好出三倍的票钱，坐车去了女儿的小镇。一路上，想起了自己多年对女儿的感情，一颗心像入了冰窟窿，心口疼。

当找到女儿时，她果然还在小店忙碌。女婿胳膊打着石膏，埋头记账。七八岁的娃，站在小凳上帮忙揉面团。小店还有客人等着，女儿刚取出一锅蒸好的馒头，氤氲在雾气里。老樊颤抖着叫了好几遍，一家人陌生地看着他，好似做梦。

这是老樊第一次登门，女儿一把就抱住他，就这轻轻地一抱，将他的心暖化了。他也系了围裙帮忙。不算大的店面，老樊和女儿一家忙得很温馨。想起自己空荡荡的家，想起离家的儿子，他偷偷抹了一

把眼泪。爸，我又让你伤心了，你别这样，我心里堵得慌。女儿无奈说，从小到大，我都不争气，现在也没啥出息。孩子他爸给饭店送馒头，被一辆小轿车蹭伤了，不敢告诉你，也不敢回家过年。爸你放心，一开春他的胳膊就好了。

女儿啊！是我做得不对。你没错，你们需要老爸时，我没尽力，现在你们成家立业了，我偏要耍脾气、凑热闹，都怪我，不管好赖，一家人亲亲热热团圆就好。

大年初一天放晴了，黑狗撒欢，蹄痕朵朵如梅花新绽。老樊却还是没胃口。哪晓得门吱吱一声，儿子扑了进来，憨声喊：“爸，过年好！”

儿子一米八的个头，更加挺拔，嘴角还有不少胡茬。儿子以前是圆脸，现在是长方脸，已经长出了颧骨和棱角，他穿一身西装，那腰板儿、那眼神，坚毅，很帅。老樊使劲揉揉眼睛，有点不相信。

“是山区的乡亲用摩托把我送到火车站，说什么也让我春节回趟家，让我代他们给您拜年。您儿媳、孙子随后也来！”老樊忙不迭地回答：“谢谢，谢谢乡亲们！”他心里真是哭笑不得，这个年，过得还真是有点跌宕起伏啊……

来那天老范开栏赶猪时，不小心瞥见了门口遗落的瘦肉精包装袋，疑窦顿生。要知道，他的猪可是谷糠草料喂养的，绝不可能用这东西。在往屠宰场的路上，他改变主意，直接把猪拉到了农产品质量检测站卸下。为了不耽误比赛，他调转头进山。山里一农户家年初曾在他家捉过猪苗，算起来也该出栏了。没想到在路上车翻了，人也伤了……

林长贵顿了顿，先祖从京城辞官归来，在山脚建了间客棧，就叫状元楼。当年，凡路过赶考的学子，均可免费住店并享用“三及第”汤一碗以壮行。他体谅学子们常因水土不服多受喉疾之苦，特选用黑毛猪脊顶肉为主材，汤底加了些许青榄……既净肉腥又清热醒神，且汤汁口感更佳，取名为林氏极品“三及第”。如今，这配方我也不藏掖了，俗话说，你好好大家好，才是真的好。大伙没想到平日话不多的林长贵，竟也这般幽默，当场爆出雷鸣掌声。

儿子读的是烹饪专业，以后还要重振我们状元楼呢，林长贵满脸自豪。

慢，这边还有故事。一位白发老者挤上前。有人认出来了，他就是那天大赛的特邀嘉宾，省文史专家。

那年，微服私访的钦差行至状元楼，一碗“三及第”落肚后，大赞当届天下第一鲜，还留下了墨宝。只是后来一场意外大火毁了状元楼，所题之匾也不知所踪。据说，匾后还刻有写有“三及第”食疗配方……

匾？不少目光就朝对面瞟过去。有个记者挤前来看，对了……那天农产品质量检测站卸下的猪怎么了？

老范瞥了眼对面，带着嘲讽说，哦，那头猪比人老实，说了真话哩。

故事倒转到若干天前。原

咖啡·饺子·哥

一大早去省社科院开会，我整整一上午泡在会议室，刷微信，打发时间，真想一下子把漫长的会议刷过去。

寒冬腊月的省城，时不时飘着几片雪花，有雪花的日子我并不陌生，这里曾经留下了我的青春故事，还有丝丝眷恋和牵挂。

午饭，迎着簌簌落雪，我管不了腿和脚似的去了师夫大刚坐的咖啡馆，喝杯咖啡。刚坐稳，我手机还没掏出来，一位女士带着一个四五岁的男孩进来了。她一边拍孩子衣服上的雪花，一边向服务员说：“咖啡不加糖，橙汁常温。”

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呢？我去了一趟洗手间，平静一下，也下意识地想躲。可返回的时候，正迎上了她的目光。

“晓晚，真巧啊，竟会碰见你。”摘了口罩的晓晚还是那么靓丽，“天哪！天哪！你啥时候来的？”

说实话，自我们大学毕业，有四五年没见了。我和晓晚是同一年考到省城上的大学，她读师大，我上农大，离得很近。

“时间过得真快，孩子都这么大了，你们还好吗？”看着孩子，我下意识地说：“真

# 暖白

□黄春霞

仿佛是酝酿已久的一场盛典，今年第一场大雪终于隆重地下了起来。今天是小年。小年过后，就是大年。

他站在“澄海鹅肉面”的小店门口，直到全身染白，才下定决心似的，扑扑身上的雪花，走进弥漫着热气的店中。一股卤鹅的浓香立刻钻进鼻腔，让他咽下了一口口水，腹中顿时雷鸣，像发现猎物的猎狗。

店里只有一个清秀消瘦的青年男子。看见他右颊的月牙形伤疤，愣了一下，随即漾开笑容：“大哥，来碗鹅肉面？”“我只要……10块钱的‘哦’肉面。”他顿了一下，眼皮不由自主垂落下来。“行，你先坐，我去后面拿点配料。”小青年端上一杯热腾腾的茶，让他入座。就转到后门外。不一会儿，小青年端着一锅卤汁进来，向着他笑笑，一口雪白的牙齿如同家乡的鹅毛，带着暖意。

不一会儿，一大碗鹅肉面被端上来了。青花瓷大碗里，雪白的面条裹回成暖暖的白云纹，上面码着切得齐齐整整的卤肉片。他眼睛一亮，随即黯淡起来：“我，只有10块钱。”“吃吧。看在都是潮汕人份上，老乡，我请客。”他猛地抬头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是潮汕人？”小青年耸耸肩膀：“因为，你的普通话跟我一样普通啊。我刚来这里，也经常把‘鹅’说成‘哦’……”他忍不住笑了。这是几个月来，他第一次大笑。

雪越下越大。外面白茫茫一片。天地间似乎只剩下这间温暖的木屋。他大口吃着面，鼻尖上冒出细细的汗滴，脸上的月牙形伤疤却变红了。从屋里看出去，雪花簌簌的声音更像春天的雨声。

小青年盯着他，眼里带着笑意：“大年快到了，你还不回家？”他吃的动作慢了下来，各种片段在脑子里快闪而过。童年水边扑扇着翅膀欢叫的白色鹅群，车祸去世的母亲，再娶的父亲，反目的父子，高铁启动之后窗外追跑的苍老身影……

他诧异地看着这个比自己还年轻不少的同乡人。“熬了五年，你不泄气吗？”小青年笑笑：“我的钱袋虽然跟来的时候差不多，但不算什么也没得到啊！我经验多了，脸皮厚了，学会看开了，还有了很多五湖四海的朋友。世上没有白干这回事！疫情来袭这是大形势，大家都要顶住。但手艺在，我随时可以再白手起家呀！”

他心里松动了一些，接着问：“那你，回家吗？”小青年耸耸肩膀：“干嘛不回？妈又不指望我光宗耀祖！我回家，对她来说比什么都来得重要！”他眼里带上憧憬，也道：“真的，一到年末，特别想家。我想吃妈亲手卤的鹅肉，想睡睡那床鹅毛被子，那是妈妈亲手一根根挑的鹅毛填的……真想念啊，那暖暖的白。”眼泪，没有征兆地直直下来，他急忙背过脸去，抹干……

晚上，小店还有几个零星客人。“妈，今天店里来了一位老乡哥哥，脸上那道月牙形伤疤啊，跟我哥脸上的一样像。他也跟哥那年一样，有难处啊，过年都不想回乡下……不过现在已经打算回了，我还借了点钱给他，约好过年后再……”小青年挂了手机，望着外面，雪停了，给地面盖上了一张厚厚的鹅毛被子。它呵护下的这个年，会更暖吧。



# 状元楼

□非非鸟

绝了组织方的备用食材，选择弃权离场。不用说，首席传承人和他是无缘的了。

赛后，有知情人私下议论说，朱二毛是老范的表外甥甥。也有愤愤不平者打断话，甚么亲戚。自老范小吃“三及第”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，猪瘦肉、猪肝和粉肠的组合，竟成了当地名片。

朱二毛就是这时候冒出来的。他原本在县城卖糖烟酒，如今也在老街租了间铺面，装修得古色古香，还从市里聘了名大厨，更引人注目的是，店铺门头悬着“天下第一鲜”黑底红字匾额。二毛说，匾是祖传的，清朝钦差的手笔，他就算是回归主业了。这样一来就有故事了，电视台、报纸先后来做专访，一时间人爆棚，食客如云。林长贵呢，是老街“三及第”头牌“老林记”的店主，每每抬头看见斜对门那赫赫然的匾，心头就像堵了团气。元旦刚过，“三及第”大赛启事一出，他便第一个报了名。

眼下是复赛环节。第一轮初赛，他和朱二毛店的出品得分均是遥遥领先，头名究竟花落谁家？大伙拭目以待。组委会允许晋级选手自备炊具食材。林长贵早搬出了爷辈辈的黄泥灶，备了陈年的荔枝柴，连灰粉也来自深山的野生木薯粉。当然，主材就老范了。老范是养猪户，与林长贵长期合作。几周前林长贵就和他谈好了，赛前一个时辰内开宰后，肉料直接送至大赛现场。

九点三十分……十点……十点十五分……老范居然一直没出现。林长贵的脸就黑了，拒

绝了组织方的备用食材，选择弃权离场。不用说，首席传承人和他是无缘的了。

绝了组织方的备用食材，选择弃权离场。不用说，首席传承人和他是无缘的了。

绝了组织方的备用食材，选择弃权离场。不用说，首席传承人和他是无缘的了。



《神隐之春》系列

□林于思

对不起！你们结婚那天，我没有到场祝福。”

“没事的，这都过去了，还提它干啥，这样你就把我当外人了。”唉，常想回去看看，就是脱不开身。

“大家都很忙，上有老下有小，不像年少时自由自在，随心所欲。”

晓晚说：“我做梦都梦见中学那几年的情景，你一直保护我，让我省心的脾气……还能经常吃到阿姨包的蘑菇肉馅饺子，真想回到从前。”

“从前是回不去了，美好的过往只能留在脑海里，不管它是过去的幸福还是开心，都是自己过掉。”

“你说话的语气没变，一个理科男还斯斯文文的。记得吗？大学那会儿，周末你总约我喝咖啡，我一直都保持这习惯。”晓晚说，“你不是说喝咖啡提神吗，我住得离这里挺近，所以是常客。”我喝咖啡不为提神，是因为喜欢在袅袅的香气中，看她红红的脸颊。

在省城，要回去陪阿姨，你说，阿姨一辈子没有离开过生活的小城，生活习惯了，有熟悉的人、熟悉的事物，小日子过着也惬意，你说得对，而我……

“晓晚，过去的就让她过去吧！孩子都这么大了，向前看，一切都是美好的，你不是常鼓励我说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”

“嗯！”晓晚揉了揉眼角。“下午我还得去开会，我得先走了。”“会议结束了去家里吃个饭吧，娃他爸还真想见你。”

“谢谢！下次吧。年底了都很忙，我得回去。”“那我开车送你去开会吧。”

“不了，坐地铁更方便的，你快去吧，孩子还在等着。”“那好吧。哥，下次来别忘了带些阿姨包的饺子。”雪花依旧飘着，落到脸颊，轻轻地融化，我慢慢地回过身，微笑着点点头。

她这一声“哥”叫得我心疼。在上初二那年的春天，我随妈妈一起“嫁”给了晓晚的爸爸，但这个重新组合的家庭只维持了两年零三个月。晓晚的爸爸因病去世，随后，她的爷爷奶奶接走了她。大学时我们重逢，后来……就走到了今天。